

國語
論語
孟子
爾雅
通釋



通介堂經說卷弟

番禺徐灝

國語

犬戎樹惇

周語上吾聞夫犬戎樹惇韋注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
樸灝案上文云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韋注大畢伯士
犬戎氏之二君此樹惇亦當爲人名通鑑梁紀二十二
魏恭帝三年突厥木杆克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
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甯帥騎隨之甯曰樹敦賀真二
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眾自散胡三省注樹
敦城在曼頭山北吐谷渾之舊都也周穆王時犬戎樹
惇居之因以名城祭公謀父所謂犬戎樹惇能帥舊德
者也

監農不易

韋注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灝案易卽孟子易其田疇
之易趙注易治也韋說失之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周語中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章注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其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也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王氏伯申曰昭庸顯明比象序順皆兩字平列庸與融通釋名曰融明也象之言序也繫辭傳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陸績曰序象也虞翻本作象是象與序同義文章比象言文章相次序也灝案易之序可釋爲象而象不可以訓序陸績意謂序者言其象也若虞翻作象自是各本異字古無訓象爲序者王說稍覺牽強章解昭庸比象不誤惟以明爲明德順爲順禮未是傳但言明不言明德但言順不言順禮也明者明也序順當是順序誤倒昭庸顯明比象順序皆上一字虛下一字實言昭其庸顯其明比其象順其序耳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章注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其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也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王氏伯申曰昭庸顯明比象序順皆兩字平列庸與融通釋名曰融明也象之言序也繫辭傳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陸績曰序象也虞翻本作象是象與序同義文章比象言文章相次序也灝案易之序可釋爲象而象不可以訓序陸績意謂序者言其象也若虞翻作象自是各本異字古無訓象爲序者王說稍覺牽強章解昭庸比象不誤惟以明爲明德順爲順禮未是傳但言明不言明德但言順不言順禮也明者明也序順當是順序誤倒昭庸顯明比象順序皆上一字虛下一字實言昭其庸顯其明比其象順其序耳

律度量衡

周語下律度量衡章注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灑案粒百為銖下脫千二百粒重十二銖八字各本皆同漢書律麻志曰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又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案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即粒百為銖也粒百為銖之下不得徑接是為一龠使人致疑於粒百即為龠也章注本於漢志當據志補之

通介堂經說卷

四三

通志補之

龠一龠對人通發外註百也龠出章註本於漢志

黍重十二銖也百為銖也粒百為銖之不爵對

又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案千二百

粒之龠以千穀麻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

小龠千二百銖重十二銖八字皆同漢書律麻志曰黃

白為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灑案粒百為銖

周語下律度量衡章注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

當據志補之

忠信爲周

魯語下叔孫穆子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諛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
咨才爲諛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
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灑案六德謂每
懷與諛謀度詢周也咨諛咨謀咨度咨詢四事各兼有
周而列爲六德者此古人說詩斷章取義若詩之本旨
則不必有六德也左傳引此詩又以咨詢度諛謀爲五
善毛鄭以之說詩故多參差不合矣周咨者徧問之謂
也而曰忠信爲周者蓋惟忠信然後可以謀事周咨於
人而得朋友之助者以其忠信相孚故謀必有成也此
非以周訓忠信於周咨見其忠信耳解詁本有二例一
釋字義一說其事之大旨詳見詩倚差名今條下若概認爲字之
本義則鑿矣

通介堂經說卷

四

未既齷

鄭語府之童妾未既齷而遭之韋注既盡也毀齒曰齷
未盡齷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灑案既與幾通易歸
妹中
孚月幾望釋文云幾
苟本作既京作近爾雅釋詁曰幾近也近與及同義
未既齷謂未及齷也韋說失之又案史記作既齷而遭
之長於國語尤足證既不當訓盡也

通介堂經說卷弟

番禺徐灝

論語

有朋

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包咸注同門曰朋毛氏奇齡曰
 門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
 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
 爾不可易也若朱注作同類則他無可考惟孟子有云
 聖人與我同類者然是凡人汎稱非朋矣灝案毛說字
 義甚謬漢書食貨志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此朋
 之本義詳見說文箋疏易曰十朋之龜詩曰錫我百朋是也引

通介堂經說卷

申之凡相比對者皆曰朋故兩尊為朋酒相交為朋友
 相承既久則朋友可省言曰朋包氏訓為同門朱子訓
 為同類皆是也西河不精小學故穿鑿無當如此

番禺徐灝

巧笑章

八佾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注絢文貌灑案絢者采色絢爛之謂與素相反故子夏疑素不可以言絢而以爲問子曰繪事後素者凡繪畫設色既畢然後以粉素施於背面故曰後素蓋背面傅粉則正面之色倍顯唐宋以來相傳背面此卽素以爲絢之義也鄭注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其說未確朱子云後素後於素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似與考工記不合記云繪畫之事後素工也然夫子但說其義而別無意旨子夏聞之因悟禮之爲用與後素同功故夫子有起予之歎也若如孔鄭說夫子先以後素喻禮子夏聞而解知則

通介堂經說卷

不得謂之起予矣孔注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鄭說見前樂記曰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卽禮後之義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同此意蓋既博學於文然後約之以禮亦猶繪事既設采色然後施之以素也楊中立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爲解似是而非蓋白受采之白言其地此所謂素則粉素也毛西河之已辨

一貫

里仁篇吾道一以貫之皇疏引王弼曰貫猶統也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朱子所言萬殊一本之理與此略同一貫宗旨自是如此惟於忠恕之說未能融洽阮太傅曰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說於忠恕有合而一貫轉疏且貫雖訓事訓行但云吾道一以行之猶可若云一以事之則不詞甚矣似未得也今案夫子嘗語子貢非多學而識予一以貫之則貫謂貫通明矣蓋一貫之道至廣至大就學問言禮樂射御書數一貫也以脩身行道言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亦一貫也極而言之則聖人之道與天地參故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至此則八達四通而統貫無遺矣夫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卽所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也會子忠恕之旨其在斯乎是誠真積力久默契心通故唯然而無疑矣

足恭

公冶長篇巧言令色足恭孔注足恭便僻貌邢疏便僻謂便習盤僻其足以爲恭也灑案古人席地而坐跪足向後有所敬則引身長跽史記范雎傳秦王跽而請是也足恭謂非所當敬而長跽以取媚也洪氏頤煊引大戴記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是足讀如字之證邢疏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功失之迂矣

夫
一曰便僻僻時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功失之迂
漢語會通立事篇足恭而口聖是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功失之迂
出風恭肅非他當恭而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功失之迂
何難言便僻便僻者便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功失之迂
惟其言便僻其足以爲恭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功失之迂
公冶長篇巧言令色足恭其言便僻其足以爲恭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功失之迂

足恭

觚不觚

觚不觚哉觚哉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何晏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皇疏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爾時用觚酌酒而沈湎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灋案禮器甚多何獨言觚恐不如馬王所說何云以喻爲政與王馬義別然亦未得其旨集注或曰酒器或曰木簡今案木簡是也顏師古注急就篇曰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卽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稜也顏說似長於舊說云六面八面者蓋以韋繩編簡卷束卽成六面八面其折角處有稜故謂之觚後人未覩此制故不知其說耳簡之爲物用則展布不用則卷而藏之夫子之歎其旨微矣

子見南子章

舊說皆以天厭之爲孔子矢誓之辭但與弟子言何至是且南子淫亂會何損於聖人而子路不悅一似忿形於色致令夫子設誓子路亦何至是邪孔安國雖用舊說而云義可疑焉則亦知有未確也今案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今孔子既不仕衛而見南子此子路所以不悅也蓋子路嘗欲夫子仕衛者也夫子之見南子爲荅其禮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荅焉而其不仕之故則平日未便明言子路既未喻其旨若仍託辭解說終難釋然故於此更不得不以直告也曰子所否者爲天厭絕衛國也否古字作不謂不仕也記者因其辭直

通介堂經說卷

故曰矢之矢者直辭非誓辭也考史記孔子世家及弟子列傳子見南子在衛靈公之時而子路嘗爲蒲邑大夫久欲孔子仕衛故出公初立有待子爲政之間是其明徵孟子萬章篇曰孔子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趙注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見而不仕此孔子不欲仕衛之證也孔子嘗言靈公無道與天厭之之語正合其平日不冒明言者卽朱子所謂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君之意至此因子路不悅而始發之與子貢設爲夷齊之問不敢質言遙相映對合而觀之當日情事尙歷歷可觀也

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馬融曰申申天

說文曰申神也段注神當作申如巳巳也之例是也

天者屈也

說文

言其屈申皆自如也

段氏若膺曰不屈不

容非也記者明云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安得云不屈不申且不屈不申之間成何容乎

馬說未備

楊中立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分容與色臆說也

居不容

寢不尸居不容孔注爲室家之敬難久也灑案容字所
包者廣踖踏與與朝廷之容也恂恂鄉黨之容也申申
天天燕居之容也非必矜莊肅恭然後爲容亦不必束
帶執圭趨翔進退乃謂之容也容貌出於自然豈有爲
敬難久而自放者乎且燕居既有申申天天之容則居
不容非燕居之謂矣今案居謂坐樂記鄭注居猶安坐也魯語韋注居坐也
容謂動言端坐不妄動也少儀手無容正義引盧植云
不弄手也又數噍毋爲口容鄭注口容弄口是容有動
義居不容與寢不尸正相對非父黨無容之容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 佛肸召

陽貨篇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又佛肸召子欲往此二事千古以爲大疑然聖人豈從畔者左氏定十二年傳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則公山不狃無召孔子事明矣史記孔子世家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又曰趙簡子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然則乃季氏趙簡子之召史有明文論語但言召者蓋當時季氏趙簡子以君命召之故記者不著季氏趙簡子也佛肸下疑脫畔字佛肸以中牟畔公山不狃以費畔文義並同因下有中牟字故章首省之但云佛肸畔也

通介堂經說卷

附辨史記錯簡

孔子世家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又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又定公十三年夏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灑案公山不狃以費畔左氏載之定十二年史記載之十三年雖小違異不甚相遠惟史記又載之定公九年則因八年有公山不狃因陽虎爲亂之事而牽連致誤其實季氏召孔子亦當載之十三年也孔安國論語注弗擾與陽虎共執季桓子亦同史記之誤

通介堂經說卷弟

番禺徐灝

孟子

靈臺靈沼

梁惠王篇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趙注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朱注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灝案大雅靈臺篇鄭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正義曰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據此則靈臺靈沼非民所命之名矣細釋孟子文義上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釋詩言庶民子來之意也又云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蓋文王所自謂也樂其有麋鹿魚鼈亦文王之自樂也下云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乃言與民同樂趙邠卿未得其旨朱子因之亦偶有未審

止或尼之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趙注尼止也灑案尼讀爲柅易姤
初六繫於金柅釋文引蜀才作尼王注尼制動之主正
義引馬融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此

謂紘車說詳說文
箋疏木部尿下

通介堂經說卷

五



文部木部尿下
通介堂經說卷
五
姤六繫於金柅釋文引蜀才作尼王注尼制動之主正
義引馬融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此
謂紘車說詳說文箋疏木部尿下

滕文公三年之喪

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此事甚可疑以魯秉禮之國猶不行三年之喪其他可概見矣但考之春秋時事殊不其然昭十年左傳晉平公卒既葬諸侯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時晉昭公當既葬卒哭之後而猶服衰經則其行三年喪可知非若後世葬而卽吉也

杜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非也說詳左傳

又襄三十一年傳公薨子昭公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則似既葬之後不復爲衰者然縱不爲衰亦必縞素終

通介堂經說卷

滕

三年何以明之閔公喪制未闕而吉禘于莊文公甫及再朞而使襄仲如齊納幣魯史尙大書特書若昭公有短喪之事斷無不謹而書之者矣又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三年之喪未畢也昭十一年齊歸薨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是又明言其爲三年之喪又昭十五年傳王穆后崩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服后喪而叔向之言猶然則謂春秋諸侯不行三年喪者誣矣然則滕臣何以言之大抵春秋世衰道微其變亂古制也以漸有既葬除衰卽以縞素終制如晉襄之墨衰者亦有練祥

之後遂行嘉禮如魯文之納幣者然猶未敢公然除之也降至戰國風氣愈漓於是既葬卒哭遂免喪卽吉矣滕臣習見其事故其言如此所謂魯之先君必非伯禽滕之先君亦非叔繡也

通介堂經說卷

方里而井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趙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穀
梁宣十五年傳曰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
九百畝韓詩外傳曰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共田九
百畝灑案廣長各三百步相乘得九萬步步百爲畝得
田九百畝也然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一百八十丈
安得處處皆平原廣野盡合此制蓋方里云者亦如算
家挑土計方之法截長補短積九萬步卽爲一里不必
皆正方形也今算家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亦
但論其積如誤認爲畝必長方斯膠固不通矣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離婁篇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趙注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章指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灝案孟子但云人有不爲不言不爲苟得但云可以有爲不言能讓千乘如云人有不爲非義而後可以有爲義斯不詞甚矣況本文並無義字玩二有字似泛指眾事而言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較舊說爲長此章蓋言爲學者當專精所業之意荀子勸學篇曰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卽此義也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通介堂經說卷

孟子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趙注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灝案養生送死皆人子之大事理當並重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養生者平時之事可以從容盡禮惟送死殯葬皆有定期當哀慟迫切之際小有不謹卽悔不可追故視養生爲難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卽其義也

囂囂

盡心篇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注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灝案說文囂聲也乃囂謹之義與自得無欲絕相遠蓋囂敖古字通小雅十月之交篇讒口囂囂賢難篇作敖敖大雅板篇聽我囂囂潛夫論明忠篇亦作敖敖左氏桓十一年傳楚莫敖漢書五行志作莫囂說文敖游也宋句踐好游故孟子以敖敖語之言不問人知與不知我當敖游自若也此惟尊德樂義者然後能之矣自得無欲即敖游自若之貌釋訓云仇仇敖敖之意與此亦近

以追蠡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趙注高子以爲禹之尙聲樂過於文王追鐘紐也紐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爲尙樂也灑案高子言禹之聲不言禹之尙聲如趙說則上句須增一尙字乃可解集注引豐氏說言禹之樂過於文王得高子意矣其釋追蠡爲鐘紐蟲齧欲絕則仍趙義竊謂古鐘歷年久遠其紐容有剝敝然但言欲絕則固未嘗絕也於聲何害且下文車馬軌迹之喻並無傷損之義豐氏謂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故其轍迹深以日久車多譬鐘之歷

通介堂經說卷

五十一

年久遠如此則但論鐘紐之完好與欲絕之故而已於所謂禹之樂過於文王者果何在乎豐說亦非也今案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葢鍾之甬間爲獸頭銜環所謂幹也環卽旋也幹乃幹之譌程氏通藝錄曰幹當爲幹幹旋二字連文本此是也說文云幹蠡柄也幹訓蠡柄鍾之旋蟲謂之幹則亦謂之蠡矣然則追蠡正指旋蟲言之追讀如堆與追琢其章同義凡刻物突起者曰追深入者曰琢又曰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柝弇則鬱長甬則震是鍾有大小則甬有長短而設旋之高下隨之然其聲固繫乎鍾而不在

乎旋高子意謂禹之聲尙文王之聲者以追蠡所設之
不同高子或非謂設旋之高下而以追蠡之大小有無
言之亦未可知總之其意以此爲聲音之異耳
故孟子以城門之軌爲喻言聲出於鍾非追蠡之故亦
猶城門之軌出於車非兩馬之力也安見禹之聲能加
尙於文王之聲乎馬之引車若追蠡之懸鍾鍾固藉追
蠡之力然謂其聲出於追蠡則不可
猶之車非馬固不行然謂
軌迹由於馬則亦不可也罕譬曲喻詞未畢而意已明
非惟立言之當卽其文筆簡妙亦迥非後人所能幾及
也

從重也

灝案從古文作从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有隨從義卽有重疊義故從訓爲重亦訓爲隨釋親從祖從父之稱亦取重義

按替底廢止也

按勘記曰廢注疏本同誤也葉鈔釋文唐石經作底單疏本雪牕本作底非郭注按抑按也替廢皆止住也雪牕本注疏本同邵晉涵正義曰監本郭注按抑下行按也二字今從宋本刪邢疏云按抑替廢皆止住也與宋本同案注訓按爲抑訓替爲廢因注衍按也二字似替廢皆經所有又未審底底爲二字因改經底作廢矣灑案阮氏所見各注疏本經文皆有廢字郭注亦並同安知非釋文石經之誤雪牕本經重二底字而注仍與諸本同亦未可偏據一本謂注有衍文如經文果無廢字郭但云按替皆止住也足矣何煩以抑釋按以廢釋替

通介堂經說卷

雅三

復云皆止住乎竊謂諸本異同宜從其多者爲定廢字未可改也說文广部底止居也

原本誤作山居今從段訂

一曰下也

都禮切厂部底柔石也職雉切或作砥是底卽砥礪字

與底義別經籍因此二字形聲皆近故多通用

或有傳寫之譌

爾雅如用其本義則底底義別不可同訓爲止若用其借義則二字固可相通更不煩重複由是言之廢非譌字甚明中庸半塗而廢鄭注廢猶罷止也管子內業篇飢不廣思飽而不廢房注廢止也皆本雅訓釋言云替廢也替廢同義故並訓爲止尤其明證

天根氏也

釋天壽星角亢也天根氏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周語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亢爲天根氏爲本房爲駟心爲火天根之名與爾雅不同王氏伯申謂氏之爲本徧考書傳皆無之疑本當作亢隸書亢作亢又作𠂔與本字相似而譌又與天根上下互易當云亢見而水涸天根見而草木節解灝案亢與本隸書殊不相似根柢卽根本故氏謂之本其義自通王氏以爲上下互易無所依據蓋古人言星皆以數座之星合爲一名如角亢爲壽星房心尾爲大辰下文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降婁奎婁也皆是也韋宏嗣云天根亢氏之間其說當有所受爾雅國語各舉其一耳晉語曰歲在壽星又曰復於壽星韋注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爲壽星之次則壽星亦兼氏矣

小山岾大山峒

釋山小山岾大山峒釋文峒胡官反一音袁俾蒼云峒
大山又音恆灝案胡官反是也亘與互俗書相亂故誤
音恆亘者回旋之義言小山般桓而及於大山也說文
云馭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馭大山峒馭岾茲與
及通

通介堂經說卷

唯五



又說
云馭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馭大山峒馭岾茲與
及通
大山又音恆灝案胡官反是也亘與互俗書相亂故誤
音恆亘者回旋之義言小山般桓而及於大山也說文
云馭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馭大山峒馭岾茲與
及通
小山岾大山峒

翠微

楊升庵丹鉛總錄曰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
崔嵬崔嵬卽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
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
左思蜀都賦鬱蒼蒼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
郊詩山明翠微淺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有意態
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灑案卒聲佳聲散聲鬼聲
古音同在脂部升庵謂爾雅之翠微卽詩之崔嵬是也
其說翠微字義則未然翠微卽崔嵬之異文故曰未及
上言其崔嵬高峻也蜀都賦注緣詞生訓詩家因其字
面鮮華故相承用之不爲典要也

小山別大山鮮

文選吳都賦嶰澗闐長笛賦嶰壑澮峴李善注並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嶰臧氏琳以爲所傳本異灝案李所見爾雅本嶰字乃嶰之譌釋文鮮或作嶰是其證鮮之言散也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別離也小山離於大山故謂之鮮大雅皇矣篇度其鮮原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本雅訓鮮獻古字通月令鮮羔開冰鄭注鮮當爲獻公劉篇陟則在嶰復降在原嶰原卽鮮原故傳又曰嶰小山別於大山也據此二者則爾雅鮮字非譌明矣月令穀實鮮落呂氏春秋季夏篇淮南時則篇並作穀實解落其誤正與文選注同臧氏兩存其說且以釋文或作嶰爲嶰之譌疏矣

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工

釋工曰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工灑案此篇通釋工之名義諸工皆非人所爲何獨於此言之且京人力所作固與工無涉又何以相提並論乎蓋此京謂京陵工謂工隴京陵高大築之而成故曰絕高爲之京工隴則依山阜爲之故曰非人爲之工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辨京陵杜注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呂氏春秋禁塞篇爲京工若山陵高注戰鬪殺人合土築之以爲京觀故謂之京工

蘧蒨

釋艸其萌蘧蒨芋莖華榮當以其萌蘧蒨斷句芋莖華榮自爲一句郭景純以其萌蘧爲句誤也艸初萌曰蘧蒨通作權輿大戴記誥志篇百艸權輿是也引申爲凡始之稱故釋詁曰權輿始也說文夢灌淪卽萌蘧蒨之異文又云芋艸之莖榮也皆足以互證

通介堂經說卷

雅九

異文又云莖艸之莖榮也皆足以互證

故之稱始釋詁曰權輿始也說文夢灌淪卽萌蘧蒨之

通介堂經說大戴記誥志篇百艸權輿是也引申爲凡

始之稱故釋詁曰權輿始也說文夢灌淪卽萌蘧蒨之

異文又云芋艸之莖榮也皆足以互證

蘧蒨

萼芎也

萼芎也萼芎榮也灝案說文萼艸木萼也或作芎又云
萼榮也是萼芎二字同義爾雅以芎釋萼者以其聲別
也如初哉首基皆訓始義各不同卽吾台余皆訓我則
祇聲別而義無別雅訓有此一例萼古音亦與芎同據
此知爾雅有後人增
益非盡周公所作方言云齊楚之間或謂
之萼或謂之芎則西漢時二字已異讀矣

通介堂經說卷

雅上

通釋

明堂制度考

古禮之大者莫如明堂其制度之殊聚訟莫決然其要唯在五室九室之辨而已言五室者考工記之文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竝同見魏書賈思伯傳而鄭康成主之者也言九室者大戴記盛德篇之文白虎通三輔黃圖竝同而蔡伯喈主之者也元魏之世李謚賈思伯著論取詳二君皆主五室者而覈其所言仍爲九室之制說見下蓋考工五室但舉其正戴記九

通介堂經說卷

一

室併及四隅其數雖殊實則無異朱子謂明堂九架三間如井田之制斯爲定論後儒徒見考工記附在周官尊於戴記專主一說而不能觀其會通遂使先王鉅典歷代皆因此而莫能建立深可惜哉其他堂筵戶牖之制亦皆言人人殊降至今日其說愈多其事愈晦總由室个未明以致相率而誤今爲考其度數詳其名物參稽眾說著之於篇世有通儒理而董之

明堂之制五室四个三三平列合成九間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般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大戴記盛德篇曰明堂凡九室李謚曰明堂五室古今

通制其室中者謂之太廟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賈思伯曰明堂五室合於五行之數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諸家紛紜竝無取焉灑案李賈二說皆主五室而所言仍爲九室之制蓋拘於名稱以正室乃謂之室而左右个爲夾房不知渾舉大名則通謂之室耳若祇有太室及四面正室而四隅無室則其所謂左

右个者置之何地耶以此知其仍爲九室之制也今從朱子之說以九架三間爲定考工記但舉五室而四个在其中大戴記則不分正與个而統名之曰室耳五室猶九室也二說貫而通之竝行不悖似亦可以息爭矣○鄭注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李永和以爲四隅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灑謂如鄭說則四仲之月天子不居正室而在四隅理不可通康成亦知義有難安故注月令以太室前堂爲仲月所居而堂之左右爲个不知个之名義以其介於四隅个卽介也同在一堂之上安有所謂个邪孔

疏謂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固然抑知聽朔之禮會羣吏聽大政而於堂之偏行之可乎居者浚止之處居於室非聽朔亦於室也朱子謂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

室外爲堂東曰青陽其室青陽之室也南曰明堂其室明堂之室也西曰總章其室總章之室也北曰元堂其室元堂之室也而太室居中焉

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灑案明堂爲四面之堂與記文參觀其義益明近汪氏中以爲五室皆南面竝列其謬甚矣

四隅之室爲四个元堂之右个卽青陽之左个青陽之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卽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卽元堂之左个也

此戴士休之說精確不易朱子義同近儒戴氏震亦謂四隅兼八个阮太傅以爲其說過巧因別爲圖以堂之左右各自爲个而爲壁以隔絕之不知堂外無

壁史記封禪書言公玉帶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指堂外言秦氏蕙田謂明堂之室皆有戶牖夾窗無壁則安所施安得於左右爲壁乎堂之左右當蓋誤認爲無室壁四隅夾室之前渾而名之皆曰堂析言之則爲十二故大戴記有十二堂之文堂之左右不得謂之个猶之廟室不得謂之堂矣○鄭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後儒多非之不知明堂前堂後室室之左右夾房實與廟寢無異鄭君之說乃舉其一面而言由此推之可以見其全制若必求五室十二堂以實之則固矣鄭說當有所受非無根之談也然與所注考工五室不合蓋鄭義往往自相違異學者擇善而從可耳

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考工記曰四旁兩夾窗鄭注每室四戶八窗大戴記盛德篇曰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灑案九室之內戶牖相兼實有二十四戶四十八牖言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者以各室分計之蔡邕明堂月令說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是也賈公彥謂二十戶四十窗者就五室計之耳舊圖多以戶居中戶之左右爲窗此因記文四旁兩夾窗故爾據鄭注明堂位曰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若戶居中而窗在其左右則當云戶之前不得言戶牖之間矣且面面之戶皆在其中室內唯有四小隅亦不成制度

竊謂當如廟寢之制明堂正室戶在東南之南牖居其左夾室戶在西南之南戶居其右餘三面竝同故於正室之外設屏則居戶牖之間爾雅釋宮戶牖之間謂之扂郭注窗東戶西是也謂設扂在窗之東戶之西康成云廟寢如明堂制此亦同也所異乎寢室者四壁皆有戶牖耳此因九室平列取其相通故正室東南之南東北之東西北之北西南之西各開一戶其夾室則西南之南西北之西東北之北東南之東各開一戶太室亦同此正室夾室皆舉南一面以例其餘皆順其勢而分布之闔之則各自爲室闔之則處處可通因其自然各不相闕也或疑太室之戶異於四正則無可疑者小雅斯

干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南嚮西嚮各適其宜非有尊卑之異也記云四有兩夾窗謂四壁兩兩相對非夾戶之謂也隋書宇文愷傳引周書明堂戶高八尺博四尺初學記引周書牖高三尺

堂之一面衡九筵縱七筵室二筵堂之基爲亞形崇一筵

考工記曰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李謚誤認九筵七筵爲通計堂基之度遂謂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其制過隘宋李觀以爲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則四方不等其說皆誤唐仲友已駁之然仲友云南北之堂廣十四筵脩七筵亦爲杜撰蓋堂之

一面東西衡九筵自南而北抵堂廉之曲阿縱七筵
阮太傅謂舉南一堂以概三方是也堂九筵而室中

二筵者九室有壁四重又四阿之上立柱說見假令

壁厚三尺記曰牆厚三尺今用以爲率柱徑四尺共占地二丈則

四隅之外與柱外餘基每邊三尺五寸蓋室隅之角

必不切近堂廉也舊唐書禮儀志圓柱每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柱外餘基各餘一丈一

尺知堂基爲亞形者以九室在中而堂之一面南北

七筵東西九筵則四隅缺也阮太傅謂古鐘鼎多作

亞形其銘每曰王格太室卽此形也亞形之曲謂之

四阿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士冠禮曰賓升西階

當阿皆異制同名也阿字義說見儀禮。或疑室二筵僅有丈八之地不足以行禮

案考工記匠人疏引書大傳曰周人路寢南北七筵
東西九筵室居二維鄭云雉長三丈則室方六丈寬
然有餘矣又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引周書明堂曰
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
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隋書宇文愷傳所引同皆與周書合

十二階階有九等

考工記九階鄭注南面三三面各二賈疏曰案賈馬

諸家皆以爲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

宮室當一尺之堂爲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爲旁九階

也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諸

侯之位阼階之東諸伯之國面階之西知餘三面各

二者大射禮云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升自側階奔喪

云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灑案賈馬諸

家以九階爲九等階是也鄭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者廟寢常制耳明堂四面皆正不宐參差隋書宇文愷傳引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蓋古制相沿如此後儒因呂不韋有明堂月令遂以爲秦之明堂耳今從之而分置於墀之左右及正面今廟堂猶古之遺制也逸周書作雒解有內階元階之制則堂下爲墀明矣左右之階乃所謂側階也階九等者天子之制也

旅楹二十有八上承重屋上圓下方

蔡邕明堂月令說曰二十八柱列於四方蓋前殿四柱堂內二柱一堂六柱凡二十有四增四阿之柱爲

通介堂經說卷

七

二十有八也明堂廣八丈一尺深六丈三尺堂外無壁且四阿之上重屋非多柱不克勝任不得如廟寢常制但於檐下立二柱逸周書所謂旅楹者此也

書禮儀志內外有柱二十六

重屋者周因殷制大戴記曰以茅蓋

屋上圓下方謂重屋上層爲圓下層爲方也又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謂堂基方也秦氏蕙田曰上圓者卽九室之屋在上一層蔡邕所謂通天屋者是也下方者圓屋下重四阿爲之角在四隅卽室外十二堂之屋也阮氏亦同此說灝案蔡邕云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通天屋徑九丈則兩層皆圓以堂脩七筵計之其袤徑八丈八尺有奇須以大材爲曲

梁相接而廢棄於無用之地恐無此理且曲阿之下
既無堂則其上固無須覆屋耳大戴兩言上圍下方
正以分晰之也

屋上爲靈臺

左傳僖五年正義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臺上
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也高誘注淮南本經
訓曰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
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圍似辟雍大雅靈臺篇
正義引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
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
圓之以水似壁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

通介堂經說卷

八

異分爲三耳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
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
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
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
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
太廟明堂之中今從之

外水曰辟雍

大戴記曰外水曰辟雍盧辯注引韓詩說辟圓如壁
雍以水蔡邕曰水廣二十四丈灑案漢儒多謂明堂
太廟靈臺辟雍異名其實其說相承必有所本公子
帶明堂圖亦有通水圍宮之說其圖雖未盡合古制

諒非鑿空竊謂明堂之辟雍與太學辟雍不嫌同名耳今竝錄以備古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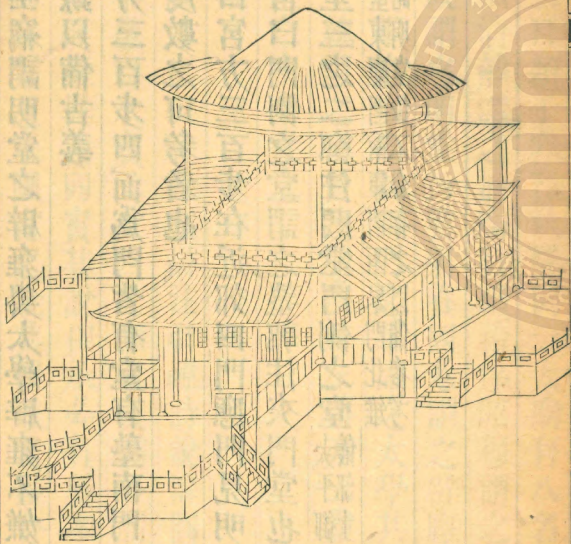
繚以周垣方三百步四面爲門皆有堂有塾南門之外有應門此度數之可考者也

大戴記曰宮方三百步在近郊四門應門見明堂位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注夾門堂也考工

記曰明堂三之二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引

周書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雘門與禮記明堂位不合存之以備參考

明堂圖一



禘禘辨上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饗而郊冥周人禘饗而郊稷正義引王肅聖證論禘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是也自董仲舒劉向劉歆賈逵鄭眾馬融張融諸儒並同此說見王制法疏獨鄭康成以禘爲祭昊天於圜丘又謂祭上帝於南郊曰郊分郊與圜丘爲二其注大傳則曰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是又以禘

通介堂經說卷

爲郊而非圜丘其說自相違異夫郊卽圜丘非有二祀董劉馬王諸儒所說皆同見祭法疏本無疑義若禘爲廟祭

則春秋僖公八年禘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經有明文且祭法禘郊對舉中庸亦以禘嘗屬宗廟而與郊社分言禘之非郊較然甚明祭統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內外之別尤爲顯然引中庸祭統爲說本宋戴侗而學者舍經從注又舍諸儒而獨從鄭氏千百年來聚訟不休揆厥所由則以王制祭統有春禘夏禘之文因謂諸禘於廟者皆爲時禘而與圜丘之大禘爲異不知春禘夏禘鄭氏固以爲夏殷之禮矣謂夏殷有時禘不得移以言周如以爲周亦有之

則春祠夏禘秋嘗冬烝見於周禮爾雅公羊傳者班班可考四時之祭皆無禘名且旣曰時禘當有一定之時何以明堂位季夏六月禘祀周公而春秋閔二年禘以夏五月僖八年禘以秋七月乎然則魯之禘於廟者非時禘明矣非時禘則特禘矣特禘必於廟則非圓丘矣抑又聞之祭法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禘郊宗祖卽禘黃帝而郊嚳之類也其餘不變則典禮名義未之有改也春禘夏禘之文蓋誤矣近時段氏玉裁分大禘殷禘時禘爲三而金氏鶚更謂禘禮有七傳曰五年而再殷祭殷祭卽大禘大禘也夫禘一而已先王特隆之典豈爲是紛紜煩瀆哉金氏又謂圓丘之祭爲最大故爾雅載之釋天篇中不知春祠夏禘秋嘗冬烝爾雅亦皆載之釋天矣豈盡屬圓丘之祭乎此皆疑誤後學不可不辨至若五帝之精出於讖緯又不足言矣

禘禘辨下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王制正義曰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孫炎等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左氏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灝案禮不王不禘魯以周公之故有禘

通介堂經說卷

祭其餘諸侯無聞焉禘則大夫士得行之大傳曰大夫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是也

此高祖指遠祖而言非謂

曾祖之父說見禮記

益禘唯王者行之諸侯以下若已祫不祭則

於報本追遠之義有闕故得禘祭先王制禮厚之至也白虎通曰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禘者合也

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夫昭穆本有定位曷爲而審諦之所爲序昭穆諦父子者正以毀廟之主皆升故

也逸禮禘於太廟亦有升合於其祖之文劉歆賈逵鄭

眾馬融諸儒皆以爲然

見王制疏

孔冲遠謂禘卽禘此其所

同者也禘則更溯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爲異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之殷者兼禘與禘言之也王肅

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禘爲小

亦見王制疏

而春秋以禘爲

大事者對時祭則禘爲大也禘重於時祭故三年一舉而禘尤隆於禘故五年一舉焉夫時祭猶不欲數而況殷祭乎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禮不同而其意同也明堂位禘以季夏六月春秋閏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而文二年禘以八月其時不同者蓋有事然後筮之也其行事多在夏秋故禘則不禘禘則不嘗以殷祭省其時祭也

通介堂經說卷

通志

良材姑蘇順不...
以六月其有不...
其吉禘于其公...
而其意同也...
如...
而...
大...
亦...

格

爾雅曰格至也自有此訓凡書傳之言格者皆以至釋之不知至有二義有來至之至有至誠至極之至格有精誠感動之義所謂至也格假古字通易萃王假有廟豐王假之家人王假有家堯典格于上下歸格于藝祖舜格于文祖洛誥王賓殺禋咸格君奭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小雅神保是格大雅神之格思昭假無羸商頌湯孫奏假以假以享士冠禮孝友時格緇衣則民有格心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皆此義也解者多訓爲來至之至又或訓爲大爲并爲登皆有未安格之本義爲扞拒學記則扞格而不勝是也而又

通介堂經說卷

取相反之義者亦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廢之訓置故之訓今也

爾雅曰格至也自有此訓凡書傳之言格者皆以至釋之不知至有二義有來至之至有至誠至極之至格有精誠感動之義所謂至也格假古字通易萃王假有廟豐王假之家人王假有家堯典格于上下歸格于藝祖舜格于文祖洛誥王賓殺禋咸格君奭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小雅神保是格大雅神之格思昭假無羸商頌湯孫奏假以假以享士冠禮孝友時格緇衣則民有格心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皆此義也解者多訓爲來至之至又或訓爲大爲并爲登皆有未安格之本義爲扞拒學記則扞格而不勝是也而又

般

易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殷盛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是般指樂舞言因之有盛大之義說文曰作樂之盛稱般从身从殳殳注从殳者干戚之類所以舞也灑案从身者反身也樂舞回旋其身說文曰身从反身漢書長沙定王發傳注引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褒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三國志陶謙傳注引吳書曰郡守張磐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

通介堂經說卷

通七

人此舞必旋轉之證也經傳言般者多旋轉義堯典曰中星鳥以般仲春宵中星虛以般仲秋般猶正也中所謂之般者恆星隨天左旋自其旋轉而言曰般指其所言之則曰中曰正史記天官書衡般南斗言斗杓旋轉而指南斗也召南般其靈言靈聲盤旋回轉也說文靈从甞象回轉形是也因之聲隆隆然者曰般蘇秦傳鞬鞬般般若有三軍之眾又引申之凡聲皆曰般漢書郊祀志其聲般般云野雞夜鳴是也左氏成二年傳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言血流隨車輪旋轉也因之血色稱般而凡色之近朱者亦通曰般矣說者多未詳其義故具論之

說文云啻語時不啻也語時蓋語詞之譌一曰諛也灑案啻有

二音讀若弟者與但義同讀若翹者與止義同皆音近

相通也弟訓為但故啻亦訓但漢書陳勝傳曰藉弟令

毋斬師古曰漢書諸言弟者甚眾弟但也今俗人語稱

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多士曰爾不啻不有爾土予

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傳云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

致天之罰于汝身無逸曰不啻不敢舍怒鄭注不但不

敢舍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秦誓曰其

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言其心好之不但口稱揚而

已孔疏云其心愛之又甚於口是也啻亦作翹孟子盡

通介堂經說卷

心篇奚翹食重奚翹色重言苟以食與色之重者與禮

之輕者為比則凡物皆可意為輕重豈但食與色而已

也趙注翹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不合語氣朱注奚翹猶言何但是也而又云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

之差而已亦未盡得其旨以上諸言不啻猶言不但亦猶不止說文

疾病不翹也言病不止也此義若訓為但則不可通矣

世說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啻亦言為惡不止啻又訓諛者諛與禔同通作祇

易復无祇悔釋祇訓為適小雅我行其野篇亦祇以異文云王肅作禔祇祇訓為適毛傳祇適也何人斯篇祇攪

我心無將大車篇祇自塵兮左氏昭十三年傳祇取辱焉二十六年傳祇取誣焉義並同故啻亦通

作適戰國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言不止三人也鮑注適啻

同莊子胠篋篇何適而無有道邪呂氏春秋當務篇作

奚啻其有道也又一切經音義三引蒼頡篇不啻多也

多亦不止此之意帝有多義故祇亦訓多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曰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是也王氏釋詞於此字義有未盡故更述之

站更服之

也晉宋杜本皆作多是也王氏釋詞於此字義有未盡故更述之

左氏襄八年傳子駟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顧氏亭林曰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定宇毛詩古義曰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舒今詩上匪字作彼也王氏伯申曰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鄜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小雅都人士篇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

通介堂經說卷

則有旃也灑案匪語詞也通作彼彼亦詞也詩中匪字有可作彼我解者如邶風柏舟篇心之憂矣如匪澣衣言心之憂如彼澣衣也旄丘篇匪車不東言彼車不東也北風篇莫赤匪狐莫黑匪鳥言莫赤於彼狐莫黑於彼鳥也衛風淇奧篇有匪君子猶言彼君子兮也齊風雞鳴篇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言彼雞則鳴且有蒼蠅之聲也陳風株林篇匪適株林從夏南言彼適株林爲從夏南也上文云胡爲乎株林從夏南設爲問答之辭也小雅小弁篇莫高匪山莫浚匪泉言莫高於彼山莫浚於彼泉也凡此等匪字可作彼我解亦有但爲語詞者如小雅蓼莪篇匪莪伊蒿匪莪伊蔚匪莪伊蒿與維絲伊繇維筍及蒲維

筐及管維參與
昂句法相似

四月篇匪鶉匪鳧匪鷓匪車牽篇匪

飢匪渴何草不黃篇匪兕匪虎大雅公劉篇匪居匪康

江漢篇匪安匪游匪疚匪棘常武篇匪紹匪游周頌載

芟篇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此等匪字則但為語詞耳竊

謂渾言之通作語詞為長也

彼交匪敖彼交匪舒
彼讀為匪亦皆語詞

通介堂經說卷

通



